连战的“乡党情”

周　明

台北的冬日，阳光绚烂，空气温润，就在这样令人惬意的日子里，我们中华文学基金会访台的作家、艺术家代表团有幸在台北拜访了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先生。

我这是第六次到台湾，每次到台湾，我都会见到一些老朋友，结识更多的新朋友。拜访开始，代表团团长、著名书法家沈鹏先生首先向连战先生赠送了大陆诗人、画家宗鄂的大幅精美的国画。连战先生十分赞赏。此前，沈鹏和连战已互相交换过他们各自的书法作品。落坐后，双方先作人员介绍，国民党中央副主席林丰正陪同连战先生。当沈鹏团长介绍到我时他说：我们的副团长周明先生是陕西人……连战先生听罢立刻接话说：“哦，那我们是乡党！”我知道，“乡党”这个词，就是一般人所说的“老乡”，我们陕西人彼此见面，只要用秦腔说一声“乡党”，便立刻拉近了距离，增进了亲切感。《论语》“乡党篇”中说：“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可见，孔子见“乡党”何其谦逊！今日，连战先生也似孔子见“乡党”而恂恂如也，令我顿感亲切。

连战先生详尽地向我们讲述了西班牙、荷兰和日本等国侵占台湾的痛心历史。他分明是在说两岸走到今天，进入和平稳定发展的局面来之不易！其间，他又一次对着我说：“我们有同样的历史背景，我们都是陕西人，是‘乡党’。”他还记忆犹新地说：“西安的羊肉泡馍、面皮真的好吃啊！”

我读过有关连战先生的一些传记。我注意到他的简历籍贯一栏中填写的就是西安。可见他对他的出生地西安的感情是多么深厚！

此刻，面对这位8年前——2005年4月果敢而明智地跨越海峡的“破冰之旅”的先行者，我的思绪又回到那段难忘的日子。在北京，连战先生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国共”握手，那是国共两党隔断了60年后的世纪之握啊！这正如有人评价所说，那是“两党一小步，民族一大步”的壮举！是连战先生无比辉煌的一页！

我记得那次连战先生去西安时，欢迎的人群自发地打出横幅——“欢迎连战回家！”他在咸阳机场发表讲话时说：“回到阔别60年的西安，非常感动。自己的童年是在西安度过的，是在战乱的环境下成长的。8岁时才离开西安。西安的人物、人事、所受到的启蒙教育，隐隐约约还在脑际。”

他不无动情地说：“童年对于每个人来说，是最美丽的一段值得珍惜的时光，是弥足珍贵的岁月。”因此，抵达西安的当天下午，他便访问了当年他读过书的母校——后宰门小学，受到该校师生们的热烈欢迎。连战先生与夫人面对五彩缤纷的鲜花和孩子们天真的笑脸，激动地落了泪。他向母校赠送了祖父连横所著《台湾通史》一书和自己的手书题字，还向学校图书馆捐赠了10万元人民币。

在西安，连战先生携夫人和子女驱车到西安南郊的长安区，祭扫祖母的墓园。这是几十年来萦绕在他心头的一桩心事。祖母沈太夫人是在连战3岁时于西安病逝的。当时在西安工作的连战的父亲连震东，曾在清凉寺附近的乡村居住过，因之也就把老人安葬于此。

我听说多年前，连战先生曾托人为他寻访祖母的墓园，并希望加以修葺。经过漫长的60年后，今天他和家人终于可以亲临墓园，为祖母举行隆重的祭奠仪式，虽是悲痛、伤感，终究可以告慰于祖母的在天之灵，实现了他半个世纪以来日思暮想的一个愿望。记得在西安机场，连战先生发表讲话中曾深情地说，他此番来到西安，就是“为了寻找小时候的种种”。

连战先生到西安除了访问小学的母校，祭拜祖母陵园，对于这座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古都，他想去的地方、想看的东西实在太多太多。然而行程和时间不允许。但被誉为世界第八奇迹的兵马俑博物馆，他是一定要去的。果然，参观了兵马俑博物馆，那里的一切，使他大开眼界，大为震惊！连战先生在西安的“为了寻找小时候的种种”活动，足见其对于西安的深情和眷恋，我想这也许是他这次一听说我是陕西人，就几次说“我们是‘乡党’”的缘故吧！

我依然记得2005年的4月29日，连战主席与胡锦涛总书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握手、会面的那个历史性的时刻。连战先生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说，他的大陆“和平之旅”，来得不易！他在另外场合也说到他“走得不容易，来得也不容易！”因为那次他要走出台湾，跨越海峡，登上大陆，正是民进党执政时期，“台独”千方百计破坏他的大陆之行。听说绿营当时有两三万人在台北桃园机场闹事，企图围堵连战登机。同时在通往机场的公路上也设置了种种障碍，阻挠连战的车队，但历史的车轮是不会倒转的，逆时代潮流而动的人必将以失败而告终。

一个小时的会见，连战先生的深情话语，给予我们很多启示。他的话语坚定而有力，对两岸的和平发展充满了信心和期待。

会见结束后，我们同连战先生合影。当我合影后向他握手告别时，他又一次叮嘱般亲切地说：我们是“乡党”。这使我这个陕西家乡情结很浓的人，感慨而感动。回到北京后，“我们是乡党”这句话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没想到的是，就在我们回北京一个月后，2013年新年伊始，元宵佳节当日，连战先生又率团到北京——“走春访旧”。他和习近平总书记紧紧握手，坚定地表示：“一个中国，两岸和平，互利融合，振兴中华。”习近平总书记也深情希望两岸共同来圆“中国梦”。

“春风终解千层雪，海水犹连两岸心”，这是连战先生在为台湾亿大集团董事长邓文聪所著《和解》一书序言《为民族立生命为两岸谋和平》中所写的两句诗。此时，北京长安街的玉兰花已经悄然绽放，这使我不禁想到，每到关键时刻，连战先生就以他政治家和战略家的远见卓识而出现在台海两岸和世界面前，这也足以显现出他在两岸间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连战先生为两岸的和平发展，人民的福祉，不辞辛劳，来往奔波，令人感动，更令人敬佩。我想，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记住他的。作为他眼里的“乡党”，我将铭记在心。

炒作文化为哪般

柳　萌

当股票在中国大地兴起，由于有更多人参与其事，股民的情绪、利益乃至命运，随着几个数字起落也在浮沉。这种情势还真有点像炒菜，因此有人用炒字来比喻，这就是人们通常说的炒股。

这些年有些聪明人，竟然把这个灼人脸面的“炒”字移植到文化上，用他们自己意志的炒勺，任意地轻率地翻炒文化。

首先是电影和电视片子，还没有拍出来，甚至还没有上马，就有“厨师”在那里颠勺了。他们自己边炒作边啧啧称赞，连说“味道好极了”，好像又一道“文化大菜”，热腾腾地端上偌大的桌面，如果观众不马上来品尝，错过良机就再难以享受。后来又是不甘落后的图书，炒得比影视还要欢实火爆，几乎动用了所有的传媒手段，在那里喋喋不休地推销某种书，好像不看这本书就会终生遗憾。接着又有书画又有歌曲，同样地被放入炒勺，在滋啦啦地蹦着油星子。

揭开蒙在桌子上的盖布，就不难看出，他们两眼紧盯着的，只有一个闪光的大字：钱。文化产品完全盯在钱上，当然就不会拿出好的作品，更不会成为瑰宝留传下来。钻到钱眼里创作的作品，必然会散放金属味儿，艺术性也就随之消减。

影视片上座率如何，书刊印数是否理想，最根本的是要靠制作者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以及其它诸多方面因素。靠旁门左道，靠哗众取宠，终究不是办好文化事业的正路。文化事业的积累、建设，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凑效的，从事文化工作的人，就得耐得住性子，认真踏实地干事，像盖楼房似地一层层地盖，绝不能像炒股票似的，在短时间内谋求暴利。

从电影电视的收视情况以及图书销售情况，来看我国的文化市场，那些真正有品位的文化产品，往往不是靠炒作赢得受众的，而是受众认识后被真正喜欢上。这说明中国的文化受众，正在告别盲从走向成熟。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30多年前，那时刚刚结束文化禁锢，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听众乍一欣赏邓丽君的柔美歌声，立刻为之倾倒成其粉丝。邓丽君炒作了吗？没有。初读琼瑶卿卿我我的小说，有众多少男少女觉得新鲜，立刻为之废寝忘食着迷。琼瑶炒作了吗？没有。这说明文化要靠潜移默化争取受众。

看到上述突然变化的情况，当时很有些老先生生气着急，好像这代大陆年轻人，就要在这些作品中垮掉了。经过30多年现在再来看看，且不要说听邓丽君、读琼瑶了，就是艺术性稍差的作品，又有几个人肯轻易掏腰包呢？倒是那些古典音乐、优秀舞剧以及世界文学名著，正在走俏受青睐有卖点。这说明随着文化品种多元化，受众的欣赏水平会提高，着急生气甚至于围堵禁止，并不能真正解决根本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靠时间等待受众。

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文化人，唯一应该做的就是认真地反思自己，如何制作有特色的产品，让广大受众打心眼儿喜欢。拿不出好的有特色的产品，还仍然“自拉自唱”自我陶醉，那就怪不得受众不买账了。混到了这个份儿上，越是炒作越会败坏名声，那时最终被炒的恐怕不是别人，而是文化人自己和他的文化品牌。

总之，文化不是股票，更不是大菜，绝不能用炒作的办法来打理。只能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用自己的辛劳和智慧之水，浇灌和培育文化苗圃，等其赏花购花人多了，金钱也会随之流入衣袋。真正优秀的文化产品，同样就会随之流传下去，成为民族的宝贵文化财富。德艺双获，财名两收，岂不壮哉！

童年玩伴　　刘　鹏摄

依然定心——回味北京大白菜

虔　谦　（美国）

从1978年起，我在北京住了11年。那时只知钻书本，不懂深入体验北京的人文。然而11年中，北京的内蕴：凝重的、古朴的、热忱的、大气的……如此种种，还是难以阻拦地触动我的感官，存入我的记忆。其中，大白菜作为北京暮秋至仲春的一道长长风景线，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当时的北大食堂有一道常青菜：熬白菜。那道菜价格上最便宜，内容上最简单，气道上却是如浊酒般质朴而别有韵味。念书时住学生楼，极少自己做饭，所以尽管看到街角屋后常堆着大白菜，一日三餐也常吃大白菜，对大白菜并没有深刻的认识。工作以后住进了职工宿舍，才注意到宿舍楼的楼道里也常叠满大白菜。北京漫长的冬季里鲜有其他菜种，居民基本就靠大白菜过冬。储藏大白菜就是利用冬季低温和大白菜自身菜叶层层包裹的特点来保鲜。如果是存放室外，一般要加盖麻布一类的抗霜防干保护层。大白菜和漫长的冬季抗衡的结果，除了最外层的几片，整棵大白菜基本仍然鲜润。稍微沾点霜寒的白菜熬了吃还特别清甘可口。

一开始我看不起大白菜。书上说颜色越深的蔬菜营养越好。而大白菜算是蔬菜中颜色最浅的了。大白菜除了水分外，能有多少维他命矿物质呢？

后来我才知道自己对大白菜营养价值极其无知。大白菜有“菜中之王”的美名。这不仅因为白石老人的缘故——齐白石老人画了许多大白菜图，那些充满生活情趣和平民风韵的白菜图后面有的还有一番故事。画家在其中的《白菜双椒》里诘问：“牡丹为花中之王，荔枝为百果之先，独不论白菜为蔬之王，何也”——还因为大白菜本身确实营养丰盛。大白菜含丰富的维他命和纤维；和白萝卜相类，它汲取了大量的土地养分，菜性凉中带温，内气丰满，极利胃肠和人体吸收。当年大白菜支持了北京人大半年以上的蔬菜需求，没有听说北京人因此而犯什么营养不良症。说大白菜是大北京的命根菜也不过分。

大白菜也是最容易、最方便烹饪的菜。大白菜本身味道既淳且香，它可菜可汤，可包可饺；可烧，可熬，可炒，可熘……它还可以和许多肉类、豆类及蛋类食品配合而烹，味道谐美。那时常到老乡家去“改善伙食”，一想起当年老乡家的白菜猪肉水饺，那香味至今仍在两腮萦绕。

难怪当时储藏大白菜成了北京的一项经济和政治大计。政府高级官员发表过以大白菜为题的讲话，《人民日报》发表过以大白菜为题的社论。大白菜，是当年北京人的看家菜，定心菜。家中有白菜，心中就安了。

在京11年，我渐渐懂得并爱上了大白菜，我也以我对大白菜的理解和喜爱来欣赏齐白石老人的大白菜图。大白菜朴素、简单而又内蕴丰满，在自然中它代表一个发人深省的理，在人世里对无数的普通人们来说，它的神韵平凡、亲和而又吉祥。

现在，北京人的菜篮子里不仅四季常青，也花样繁多。身在海外的我，家中冰箱里同样日藏各种食品。而几乎每个星期，我的冰箱里都会有一棵大白菜。繁忙紧张到没有时间买菜，但一开冰箱，只要里面有大白菜，我的心里就不慌张。

乡村电影

李　成

我不知道电影第一次来到乡村时是一种什么情景，那时我还没有出生。后来我想，那一定和《百年孤独》里所描写的吉卜赛人带着磁铁、望远镜、放大镜之类的“新奇玩艺儿”来到“马孔多”村的情形相似，给人们带来的惊异几乎是无与伦比的。因为我听母亲说，那时她还在娘家做姑娘，邻村第一次放电影，放的是《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外婆本不愿意去看，但经不住撺掇，也颠着一双小脚和她的几个亲姊妹一道去看了，当她们看到银幕上出现了那么多人的形象，个个栩栩如生，而且变化无穷，便都舌挢不下，啧啧赞叹不已：哎呀，人还能上那幕布上！这是怎么弄的?那孙悟空怎么能变出这么多花样?怎么这么好看呀!

这大约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事，只在戏台下见过真人演的村戏的乡亲们，哪见过电影这样的“西洋景”？

乡村里的电影几乎都是露天的，一放电影那就是村子里欢天喜地的事。如果得知有电影在本村放，我们这些小孩子在课堂上早已坐立不安，一下学就都跑到放电影的地方看着大人们挖坑、埋柱、扯幕、牵电线、摆机器，如果能搭把手，自然欢快地在里面掺和着。好不容易等到夜幕降临，就早早抢占场地，摆好了椅子、凳子，不停地招呼催促家人和伙伴们。电影即将开演，打出的光柱落在银幕上，我们总喜欢把手和头伸到光柱里，在幕布上变幻出各种怪影。

我们村的电影一般就安排在东山坡上放。我在这东山坡上看过《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等一系列战争片，每次看都激动不已，恨不得自己也跻身影幕，成为一名神出鬼没于前线或敌后的、机智顽强的战士。但也有例外，在看朝鲜故事片《卖花姑娘》时，我收不住的泪线洒落下来打湿了衣裳，而我周边的大人们更是早已泣不成声。另有一次是看《一江春水向东流》，我也几乎从头哭到了尾。多少年后，我再一次看这两部影片，却几乎没有掉一滴泪水，我很奇怪，我当年的泪水是从哪儿来的，现在又到哪儿去了？

那时候，只要听说哪里有电影，我们总是要想方设法地赶去看，哪怕十里八里，哪怕要涉水跋山，我们也都赶去。有时就是饿着肚子也不顾。有时去得晚了，我们挤不进去，就只好蹲在银幕的反面看。

我看露天电影去得最多的地方，是离我们村有七八里地的一个山乡。那年头这个山区竟比我们那里富裕，所以请得起电影队。我们去那里要穿过几个村庄，还要跨过两条小河，然后攀过一座山岭，七拐八弯。“文革”时期的几部片子我都是在这里看的，什么《青松岭》、《决裂》、《枯木逢春》，我们一样看得津津有味。有的片子连看几遍，连我这个五音不全的人都能唱电影里的“主题歌”了。看完电影，我们还需一路急行军赶回家。走在路上，我借着朦胧的星光或月光看见幽蓝的天幕下面，三五成队的人奔走在迤逦的山坡上、小河畔、树林和村庄边，总是想起刚学到的课文——《社戏》——鲁迅先生如此描写他和少年伙伴看完社戏驾船回家所见的景象：“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发散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气中扑面的吹来；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气里。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都远远地向船尾跑去了……”我们四周也弥漫着树林、稻花的香气与小河里哗哗的水声，有时还有豆大的雨点明晃晃地掉落，我们就像电影里的游击队战士一样斗志昂扬，有时甚至还大声地叫嚷、歌唱……

这些乡村电影给生活在穷乡僻壤的我们打开了面向外面世界的一扇窗户，虽然这扇窗户稍嫌窄小了些，但我们毕竟藉此依稀眺望到了本乡以外的世界；想当初，我们看《第八个是铜像》、《多瑙河之波》、《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时，对看到的那些一种别样的人们、那么一种别样的生活是多么感到激动！我多么希望自己也能过起他们那样有意义的生活。

小说集《故乡有约》表现故乡情怀

侯健飞的中短篇小说集《故乡有约》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小说中几乎所有人物故事都发生在一个叫鹿山的地方，体现了愚昧、野蛮与文明的冲突之痛。不久前去世的作家梅娘在序言中写到：“健飞的新书，题名为《故乡有约》，故乡之约是人文之本；是不能，不可能履行的约定。这是侯健飞的生命之约，是他的风骨。”

神州